



这个问题常见于老派学人的随笔文章里,以及各路文化人聚集的饭局上,用以感叹世道不古、道德沦丧。其实这是个伪问题——在科技进步、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的确很少提笔写信了,年少时的情书和小纸条已成压箱底的宝物,但电子邮件和短信、飞信、微信等各种信,几乎每天都在写来写去。微博兴起后,私信又成了沟通利器和引爆热点话题的导火索。人是群居动物,永远渴望与其他人沟通,我们没有停止写信,只是信的形态、介质和表达方

式都变了,如此而已。

书信体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见信如晤。即便收信人从未谋面,甚至有些永远没机会再见,你还是有给自己景仰或神交已久的那个个人写封信的权利。字落纸面的时候,那人的音容笑貌浮现眼前,好像看了场自己编剧的电影,很爽。

这本《私信@他们》就满足了书信爱好者表达欲和偷窥癖——我们爱写信,我们也爱读别人的信,就像有人喜欢坐而论道,还有人喜欢搬个板凳围观,对话者和观众共同完成了一次脑力激荡和思想碰撞。所以2011年底的时候,绿茶说他在捣鼓很多人写信的一个专题,我就觉得结果会很精彩:跨越时空的对话,写给所有人看的“私”信,明知道收信的那个人没可能真的收到信,所以随便夸还是骂都没人还嘴,又很爽。

二十多位文化人并不私密的“私信”,在2012年春节期间变成了《文史参考》的一期特刊,据说反响颇好,那种精致、文雅的小趣

味,打中了很多读者的心灵。现在,这些信件又变成了一本书,看看这些写信的人:谢泳、杨照、余世存、周泽雄、马勇、邵建、解玺璋、谢志浩、崔卫平、阿丁、史航、江晓原、蒋方舟……从文到史以至科学,从学者、作家以至网络意见领袖,从年长的到年幼的,对这批作者的甄选可以说煞费苦心,相当混乱,基本涵盖了当下文化界一个个松散又彼此勾连的小圈子。再看看收信的那些人:孔子(上来就拿圣人开刀)、杜甫(他很忙)、袁世凯、梁启超、张爱玲、牛顿(苹果公司代言人)、周扬、储安平、蒋介石……这是怎样的一个阵容?这是一种什么精神?照我看,这是小众趣味试图引发大众反响的另类尝试,有句广告词说得好——私信,不只是吸引,简直是勾引。

这些私信里面,有些是专业研究者写给研究对象的告白,比如谢泳写储安平、马勇写袁世凯、邵建写梁启超,都是在书斋里琢磨了好些年,有些话憋在心里不吐不快。如邵建说:“由革命党首倡的

民主主义革命,不但错失了宪政,也错失了民主。这是民主的劫数。”也有些私信属于在现实生活中受够了烟熏火燎,需要去历史中找个前辈倾诉一下,不能叫借古讽今,多少也有些以史为鉴的意思。周实对陶渊明说:“文学若不关心政治,政治并无什么损失,至少没有大的损失。政治若是关心文学,文学就难以适从了。”这些话写给谁看的呢?只能说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躺着也中枪。

写这种公开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行文中得考虑穿插叙述性质的话,以防读者看得晕乎。可以发现,当收信对象是很古的古人时,给读者介绍此人情况的话反而不必多说;而越是离当代近的人,比如民国人物和经历过1949年以后那些政治运动的苦命文人,关于他们的纷纷扰扰就得耐心解释,但又总是欲说还休。谢泳追问:“安平先生,您在哪里?”黄道炫讲了蒋介石写在日记里的心路点滴,以及蒋在不同时期对政局的看法,其目的都是为了在短短一封信中,还历史以本来的面容。老武



2012年8月  
谢志浩著

蔡元培、陈寅恪、金岳霖、潘光旦,30余位近现代学人,遍及人文社科的各个门类,从他们的生平、学问入手,解析他们的成长与发展,进而放在大历史、大世界中探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寻求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归宿。



2012年8月  
译林出版社  
[美]詹姆斯·琼斯著

1942年,美国陆军第205师的一个连在太平洋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上向日军发起了歼灭战。小说详尽地描述了这场腥风血雨、艰苦卓绝的战斗,从部队搭乘运输舰远涉重洋在瓜岛登陆开始,长驱直入,殊死搏斗,全歼日本守军,到准备向下一个战场进发为止。



2012年8月  
上海文艺出版社  
陈丹燕著

抽出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进行“饥饿游戏”,通过这种商业手段和标准化流程培养出没有个性没有情感的一模一样的“产品”,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试无疑是一年一度在我们身边上演的“饥饿游戏”。

贺雄飞认为,教育的真正本质是塑造人,人的真正本质是灵魂、品格和智慧。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道德、真理、生命。所以六大价值观就是灵魂、品格、智慧、道路、真理、生命。因此,这是一本回归智慧的教育读本,在孩子普遍“失智”的今天,不敢说它能掀起多大的波澜,但老贺的危机意识与前瞻性,足以让中国的教育者和家长们警醒。或许,这本书的价值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显得越发厚重。

仰望星空,应该从孩子做起。  
王田

## 仰望星空,从孩子做起

了,贺雄飞的理想主义似乎再次被商业精神绑架了,这次使这个理想主义者屈从的,是功利教育和父母们的野心。然而,这不是这本书的主题,因为这不是一本通俗的书,他不是写给盼望儿女在威逼利诱下考上清华北大的家长看的,也不是给赶着孩子上奥数班的家长看的,而是给有着博大胸怀的、希望儿女健康地走向未来的父母看的。在这本书里读者找不到“虎妈”、“狼爸”的戾气和“哈佛少女”那样让人垂涎三尺的乖乖女,它是一本关于精神、社会、公民与家庭的教育书。

在书中,贺雄飞重新定义了“成功”。他认为,所谓的成功不在于你向社会索取多少,而在于你向社会奉献了多少。第二,所谓的成功是在于你成功以后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说你成功了,但

是成功以后仍然坑蒙拐骗,吃喝嫖赌,这不叫成功。第三,所谓的成功,不在于你赚了多少钱,而在乎你在成功的路上流了多少眼泪,付出了多少艰难痛苦的代价。第四,所谓的成功就是不仅仅使自己幸福,还应该给别人带来幸福。第五,所谓的成功就看你是否最大限度地挖掘了自己的潜能同时能够超越自己简单的物质的肉体的欲望,上升到一种永恒的对精神道德的追求,从而去修复这个残缺而不完美的世界。第六,成功就是可持续发展。

贺雄飞认为中国教育过于技术化,过于技能化了。教育应该是教书育人,孩子需要呵护,而中国的教育却是商业,流水线上不断生产出标准化产品。中国儿童的现状,让我想起反乌托邦电影《饥饿游戏》中的“贡品”,每个区每年

## 南京恨嫁故事

更长,也就是说,保有恨嫁的心的时间也可以更长。现在的恨嫁,和从前的又不大一样了——《爱情是个冷笑话》里面说:“在新时代的单身女郎辞典里,恨嫁不是恨自己怎么还没嫁出去,而是恨自己怎么还没嫁给一个又有钱又英俊又专一还喜欢文学热爱音乐的男人……所以,恨嫁的近义词是:活该。”

看《爱情是个冷笑话》的时候我差点笑抽过去,这作者怎么这么不严肃呢,就跟马季似的……但这书是一个姑娘写的,讲的是三个闺蜜之间的破事儿,她们恋爱的破事儿。此书很大女子主义:3个27岁的女人,在繁华危险的都市丛林中患难与共,如超级玛丽般,跳过“离婚又已婚男”、“独身主义老男人”、“青涩小男生”、“不买单男”、“劈腿男”等一个又一个桃色陷阱……

推荐这书,第一条理由是,真的好久没看到这么搞笑的东西了,这种有灵性、适度沧桑、会自嘲、毒舌派的姑娘的搞笑。比如说,一个老是和已婚男人搞在一起、结局很悲惨的女孩告诫大家:“要路不拾遗啊,你们记住要路不拾遗啊……”比如讲到那种

很有进取心的年轻男人:“恨不得把自己从上到下连痔疮都卖给老板。”比如,怎么让一个男人记住你:“这是个薄情的年代,一夜情转身就可以忘掉,要想一个人对你刻骨铭心、念念不忘,最好的办法就是向他借钱。”

第二条理由是我真的“感同身受”——如果说奥斯丁的小说比较男权主义、比较全知视角,而且年代久远、很难让我从内心去感受的话,我觉得这本书就是非常低调地、从自我出发地写活了我们身边的糙娘们:你高兴的时候是怎么样的,难过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孤单的感觉和惶恐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还有,你肯定也有那些唧唧歪歪的闺蜜,那些烂桃花,那些破男人……这么多年直接和间接经验,都在这本书里得到了共鸣。

第三条理由是,故事发生在南京这座亲切朴实的城市,书里面吃饭的地方我也去吃过,商场我也去转过。在目前十分装、到处令我高山仰止的文化语境里面,这种家常真是让人感动。

我还记得当年读《上海宝贝》,当女主人公在卫生间被德国人脱下“CD”的内裤的时候,我被

深深恶心到了,靠,这牌子有强调的必要么。所以,我要说到喜欢这本《爱情是个冷笑话》的第四个理由,那就是,一点都不崇洋媚外,一点都不装!当书中的陆微拒绝一个法国男人的时候,她是这么说的:

“要去法国我可以自己申请过去读书啊,没必要跟一个男人去。我跟他也不过是一段风流韵事,搞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很难受呀。”这句话让我很感动,恋爱就该是这么谈的,要纯粹,不自我催眠,所以,这书还是有点教育意义的!

书的跨度是一年——从她们三人的27岁到28岁。单身女性,其生活状态是不稳定的,会犹豫,着急,寂寞,被人催促,或者演变成已婚女性,但……同时也是在成长。

奥斯丁有个姐姐,她们俩终身亲密无间。我们虽说没有亲姐妹,但一定要有几个闺蜜,嫁不出去的时候互相抱怨和安慰(嫁出去了也互相抱怨和安慰),就算男人不可靠,我们彼此收留到老。这算第五条喜欢本书的理由——书中三个女人之间的友谊,是可靠的和可爱的。

桃花石上书生



2012年8月  
上海译文出版社  
(英)伊恩·麦克尤恩著

年轻时拿过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后却渐渐沦为学术花瓶的迈克尔·别尔德步入暮年遭遇家变:第五任太太红杏出墙,与家里的装修工公然偷情。这是一个典型的“麦克尤恩式瞬间”,桃色转成血色,偷人变成杀人,故事进而急转直下,既惊悚又合理地盘活了别尔德本来大势已去的人生棋局。